

二十而已

作者：珊籬

1 空氣逐漸潮濕，諸多水的嗅覺記憶，屬於泥土的，觸手可及的感受，讓夏敏感到熟悉且安心.....

空氣逐漸潮濕，諸多水的嗅覺記憶，屬於泥土的，觸手可及的感受，讓夏敏感到熟悉且安心。天空依舊灰濛，傾刻間下起了小雨，同梅雨季的日常，雨勢渺小而不絕。夕陽在六點鐘後沉入山的另一側，夏敏睜起眼睛望向前方，任由雨水緩緩浸濕瀏海，更為細小的雨滴滑落睫毛，沿著臉頰、下巴、頸，沿著大腿、小腿、腳踝。基隆河畔的倒影一時間模糊起來。

路燈亮起，純白的燈光在夜晚有種莫名突兀，或許是相較橙黃色系冰冷，不過夏敏並不在乎。地面上划出清晰的水痕，而後水面癒合，水花沿著前輪濺起，腳尖最終也隨之溼透，單車在水流與水流間獨行。

社子大橋，夏敏心想。由宿舍往下俯瞰的社子橋連接兩塊被基隆河切割的土地，遠處的視野一切都顯得迷你，龐大的社子橋卻顯眼地突出地面。

橋墩下有一座籃球場，還有一大片空地，遂加快速度，雨滴在視線中愈發傾斜，一邊抹去臉上煩人的水痕，一邊控制單車避免打滑。社子橋在近處觀看尤其壯觀，像巨人跨出一步，雙腳橫跨兩片土地，撐起北投與士林社子島的通道。

上次如此瘋狂地在雨中騎車，是什麼時候？夏敏心想。

五年前，在家鄉的社區高中度過愉快的兩年。高中人數不多，一屆僅三個班級，屬於幾乎能夠辨認全校師生的環境。校園不寬闊，入口可見教學大樓，大樓的另一面是操場與升旗台，操場對面，與大樓相對立的，則是一棟二層樓高圖書館。

夏敏幾乎從小便熱愛攝影，雖然沒有足夠資金，仍積攢數年的零用錢買一台二手相機，農田、巷弄、鐵道，不放過任何拍攝素材。校園雖小，然奇蹟似遇上愛攝影的同學，她叫曉晴，額臉、長髮，笑起來有個酒窩。第一次發現曉晴，彼時她身著校服手持相機，在拍攝一家麵店，霧氣氤氳香氣四溢，是鎮上名店。兩人在經歷多次聊天後發現竟有驚人的共鳴，返家後，也常在手機上聊至深夜方休。

雖課業繁重，周末與曉晴鑽進社區的小巷攝影卻足以提供喘息空間，曉晴癡迷於光影，夏敏沉醉於清晰的輪廓與細節，兩人各執一台相機，今日街頭明日街尾。夏敏立志要跑遍縣市的所有巷弄，不過東拍西拍，對於細節的執著導致進度總是落後，遂放棄。

「敏，你過來看一下這個角度。」

「什麼東西？」

曉晴迅速切換照片，顯示她扮出的鬼臉。

「靠北喔。」夏敏脫口而出，隨即發現可能過於大聲，緊張四出張望。曉晴則笑彎了腰。

「認真說，我很喜歡現在的生活，但是家裡看了成績單，幾乎要把屋頂掀了。」

「嗯。」眼見曉晴嚴肅的表情，夏敏也認真傾聽。

「你要聽簡單版，還是細節版的？」

「先來簡單版的。」

「就是真的很靠北。」

夏敏大力揪住曉晴的耳朵，叫痛的聲音夾雜笑聲混在一起。同時，雷聲劈啪響起，天色陰鬱掩蓋住適才的淡藍。兩人遂躲進屋簷，是大雨，雨水粗暴地沿著建築流瀑般洩在人行道，排水口咕嚕咕嚕不止歇，水聲從遠處掩埋兩人的談話聲。

「等等，我現在有很多疑問，所以你自己一個人去基隆河？然後，你那天回想起的朋友，在高中前沒有見過面嗎？」穆穆聲音略顯驚訝，側頭問夏敏。

夏敏從適才說故事的情緒中回過神。

「我自己去的。然後，我大致上知道她的存在，卻並非熟人，是高中時期才打成一片的。」

「感覺你們真的很有趣，有很多故事欸。」

「或許，改天我們再更深入聊，我突然沒有了心情。」夏敏頓了頓才說出口，臉上略有歉意。

「是我突然打斷你嗎？抱歉欸。」

「不是，我突然想到一些事情。真的不是你的原因。」

穆穆起身，揮手與夏敏道別，理由是不想打擾她的思考。學校的閱讀區極富質感，室內設計採取現代簡約風，夏敏很喜歡在此靠窗思考，她時常在窗邊看著來往的人潮，看哪一對情侶挽臂而行，零星的路人互不相干地走在路上，校犬悠哉臥於階梯，肚皮朝上毫無戒心，隔著一片玻璃的世界讓夏敏陶醉。

夏敏輕敲超商買來的拿鐵，曉晴，已經失聯許久了吧？

自從高三重新分班後，曉晴音訊全無。曾經試圖在放學後衝到她的班級堵人，卻總是換來一句：喔，曉晴已經離開囉。還記得，班上的同學大都尚未離去，而她的座位卻已被收拾乾淨。

一直無法忘記曉晴的每個肢體語言，靈動的眉毛、愛笑的眼睛，於是，下課鐘聲響起，遂徑直走向曉晴的班級。曉晴的座位依然不屬於這個班級，身體被外套蓋住，很明顯趴在桌上，喧鬧的教室傳出一聲：喔，她在睡覺。

「晴，你怎麼了？」夏敏最終還是嚥著口水吞下這句話。

第一次穆庭遇見夏敏便覺得她是個很特殊的人，可能是因為熱情與冷靜共存的，細膩與豪放的特質，讓人摸不清，究竟她是屬於害羞的、健談的，或者任何一種人格特質？夏敏稱自己為極端值的平衡，遊走在天秤兩側，幸運時便達成平衡。

夏敏，是一位神奇的室友。

早晨，設定為七點半的鬧鐘響起，夏敏一如既往叫了穆庭。穆庭意識略顯模糊地表示翹課，半睜的眼睛再次闔上，嘴唇輕輕張開吐出氣息。

九點半，另外一位室友的鬧鐘也響了，穆庭翻了個身，棉被在身上多繞兩圈，冷氣依舊強烈。

穆庭再次睜眼已是十點半，身體還有些不理智的抵抗，由十數到一能透讓意識清楚，於是開始倒數：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.....睡意再次襲來，四肢痠軟無力。十、九、八.....理智與非理智陷入僵局，整個臉龐埋進枕頭，眼皮感受來自枕頭內襯的壓迫。

十、九、八.....

「喂，你太愛睡了吧！」夏敏走進寢室，早上的生物課提早下課，手上還拿著從學餐掠奪而來的午飯。穆庭不情願地下床，書桌上有昨夜的咖啡，差點誤飲，穆庭試圖用巴掌拍醒自己。

「你不覺得睡覺是世界上最棒的事情嗎？」

「你真的很扯，是無尾熊嗎？白天也在睡覺。」夏敏設置鬧鐘。

「嘿，這樣我們宿舍二十四小時都有人清醒著。」穆庭邊說廢話，邊回想昨天為什麼忙到那麼晚。

超過期限的報告，繳交時間赫然顯示十二點，然而，這並非晚睡的元兇，一切都在凌晨二點才發現遲交。兩點前，與同學的閒聊搶走寶貴的三小時，至少不後悔啦，穆庭心想。

三小時，兩人像一對情侶坐在圖書館前的階梯，只差沒有互相摟著。

「最近過得還好嗎？」朋友問。

「無法確定，生活還是繼續走，也有許多小事情發生，但感覺需要一點改變。」

「根據斯多葛主義，自律就是快樂喔。每天發生一樣的事情，就值得慶幸。」

「乾脆說，根據心理防衛機制，人類趨向於可控的未來。哪有人像你這樣聊天。」穆庭斜看了朋友。

「不然，你要我怎麼回答？」

「不然，你繼續說那對情侶的事情？」穆庭將整個身子前傾，彷彿要聆聽什麼驚天秘密。

「我就知道你的個性。有一天，男的和女友說要跟社團的成員討論活動流程，結果.....」

「結果怎樣.....」

「男的被女生閹密看到跟其他人牽手，完全不避諱的走在馬路上，還直接將手上的食物餵給對方。」朋友加上浮誇的表情動作，讓普通的出軌顯得格外傳奇。

穆庭默默聽著其餘甚是瑣碎的細節，不時添加幾句，真的好誇張喔，太渣了吧。另一面卻沉思，幸好故事中的主角並非自己。

幸好？卻連戀愛的邊都還沒碰上，高中時喜歡一位學長，學長很高，是叱吒風雲的籃球隊員，很想跟他說，喜歡你專注運球的模樣，喜歡走出的每個步伐，籃球進框與隊友擁抱時，興奮的眼神。可惜難以啟齒，應該沒辦法注意到，每次來到球場上，耳根都是紅的吧？

高中匆匆送走一代人的青春。穆庭原以為大學能夠順利找到喜歡的人，或被喜歡的人，誰料在感情的道路上越走越遠。總是安慰自己，正在等待時機，實際上只是向現實生活妥協，世界上是否有一個人，願意穿過千萬人群望她一眼，都是個奢望。

明明想像著有個人能夠在情人節折一朵紙花，黃色、粉紅、淺草綠都行，在咖啡廳度過只有兩個人的下午；在平凡的晚上相約讀書，累了便倚在彼此的肩頭，讓他的指縫划過長髮，說臉紅心跳的話；在冬天的早晨，一起呆望雨景，浮現不著邊際的幻想。

仍舊否認，自己需要一場戀愛來改變什麼。

生活剩下一些例行公事。

下午一點，穆庭整理背包，準備前往通識課教室，確認過課堂用書齊全，最後提起梳子稍作打理，鬧鐘卻意外響起。原來，中午臨時丟進洗衣機的衣物還沒被拿出，看向手機，距離點名時間只剩五分鐘。背包放下衝出房門的一刻，距離不長的宿舍走廊卻格外使人卻步，猶豫間，穆庭想起諸多選擇困難的時刻，她總是像個小孩手足無措。

穆庭沮喪回到房間，不踏實地拿起背包，這次沒有任何匆促，只是慢慢走。心中又冒出疑問，不確定昨晚完成的報告是否成功繳交。

一年四季，陽光總是舒緩地鋪在通往教學大樓的地磚上。

自從與穆庭分享曉晴的故事，一直焦慮於，是否透漏過多？

穆庭是個不錯的人，雖然作息上略嫌頹廢，她的優點是，願意認真傾聽別人的想法，會用真誠的眼神凝視著談話者。很難想像如果那天將故事說完，彼此的關係將如何？尷尬居多，或者更為親密，沒有人能夠擔保。那天，怎麼會沒來由提及曉晴，還有攝影呢？

夏敏下意識想起，陪伴她走過許多時光的，二手的相機，相機被遺忘在老家的某個角落，同曾經散落在深處的某些記憶。現今照相，夏敏大都用手機，手機相較於相機輕便，也省去購買相機的費用，儘管畫質美中不足。

翻開手機相簿，照片是一年四處遊蕩的痕跡，以前照相是為了追求藝術，現在，只是想辦法留下存在的證據。偌大的台北城，被捷運的五條線網住，紅藍橘綠棕，每一條線都有不相干的故事。雖然沒有韓劇痛徹心扉的喊叫，一方決絕一方淚眼婆娑的場景，趣事或者微不足道的事卻不少。華山、松菸文創園區是假文青拍照打卡的好去處，信義、大安，手頭餘裕時能夠滿足消費慾，雖不能同電視劇裏，某千金小姐大手筆一揮將整個專櫃包下，偶爾挑揀出一兩件順眼的衣著還是令幾位少女興奮不已。

夏敏繼續滑動埋在相簿裏的照片，九份、士林、北投，而後基隆河畔毫無防備進入視線。

原本，一直尋找機會邀約穆庭出門。

「庭，你不能一直宅在宿舍啦，陪我出門。」

「可是，床墊真的好舒服。」穆庭調皮笑著。

「你不出門，就要變蝸牛了，一直縮在房間裡。」

「有沒有一種可能，我其實是海螺？」穆庭側過頭，使半邊粉色耳朵露出，似笑非笑凝視著夏敏。夏敏嘆了口氣，明明氣質出眾，卻不斷龜縮於小小生活圈，由整個台北城至附近的捷運商圈，至校園幾十公頃的面積，教學大樓與宿舍的人行道。真的是海螺，螺紋像漩渦，怎麼繞也繞不出去。

「海螺也得休假吧？」

一通突如其來的電話卻打斷兩人幾近無腦的對話，察看手機，來電對象顯示母親，夏敏接起電話往外走。原先只是「嗯、喔」語助詞傳入穆庭耳裏，像普通的大學生，偶爾厭煩，偶爾認真傾聽家長碎念的叮嚀。不多時，卻發出一聲驚呼，聲調雖然低，卻掩蓋不了惶恐的語氣。

穆庭躺在床上，一邊滑著手機，一邊模仿驚呼的聲響。「啊.....」順勢加上顫音，而後噗哧一笑。

良久，夏敏依然未歸，走廊上再也沒有傳出任何聲響剩下寂靜，穆庭試探性開門找人，走廊只剩下恍白的大燈並無殘留人影。

那天，夏敏孤身離去。

曉晴的名字，消失了兩年後，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在生命裡。

緊閉的嘴唇，無說出任何話語。風將頭髮吹散，遮住視線的髮被撥往鬢角，雙腳卻並未停頓，單車，一開始就沒有止歇的意圖。

往南，沿著承德路騎行。這是熟悉的街，寬闊的馬路由台北車站延伸至唎哩岸，由繁華的交通樞紐，到雲煙裊裊的北投盆地邊緣，幾乎支撐起這個龐大經濟體的血脈。相較於汽機車，單車薄弱且緩慢。綠燈，汽機車相繼超越夏敏，額上的汗珠又冒出許多，夏敏以手背抹去；龐大的花市、Volvo汽車專賣店從眼前掠過，夏敏活動僵直的肩膀，背部開始感到輕微痠痛。眼前土林的風景漸漸與夏敏無關，同當初曉晴與她的世界。夏敏面無表情注視著前方。

過橋，士林兒童新樂園緊鄰外雙溪末端，注入基隆河的交通點。下橋梁，自行車道延綿成別樣景致。注視著一切，似乎全神貫注，卻讓它們在眨眼間，亂髮飛舞間，不帶感情地流逝了。

夏敏將手機音樂開到最大。

「誰還記得是誰先說，永遠的愛我.....」下午的河堤無有聲響，只有偶爾風吹過，樹葉間磨蹭的沙沙聲。沙沙聲掩蓋了安靜的事實，而音樂響起，又將身旁的雜音吞沒了。

手機放在ubike菜籃，平躺放著，手機維持最大音量，也不怕引起路人目光。漸漸，夏敏開始發力，在無人的自行車道上愈騎愈快。不多時，額頭冒汗，瀏海沾上些許汗水，夏敏的腦袋更加空白；數秒，已經感受到心臟急速的跳動，只覺得，視線變得更狹窄，夏敏感受到身體與單車幾乎都快脫離控制，卻仍想要榨乾全身力氣，風景在速度與搖晃中模糊，心中有一種清晰的聲音：那就失控吧！

夏敏最終沒有失控，急行的腳踏車在全身痠軟下變緩，而後停止。腳踏車停靠在路邊，而後坐上河堤旁矮小的金屬護欄。雖然五月，微風還是把濕透的身體吹得一陣涼爽。堤邊綠草仍在搖擺。

「曉晴好像懷孕了.....」母親的聲音在電話另一端響起。

夏敏關掉手機音樂，五月河畔徹底安靜了。

夏敏還記得與曉晴躲避暴雨的午後，坐在騎樓的板凳上，兩人分享關於未來的看法。

「想當攝影師，邊旅行邊欣賞風景，多好。」曉晴撐起下巴，看著兩滴從屋檐跌落。

「興趣，不一定能當飯吃吧？雖然這個事實很靠北，但還是要能養活自己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，攝影師養不活自己？」

「不是，除非有高超的技巧，或資歷，不然會走得很辛苦。」

「你說，我的技巧不好囉？」曉晴的聲音有點急了。

「哎，好吧！我贊成你，但是，這是一條辛苦的路，想清楚就走吧。」

「嗯。」

對話的尷尬使兩人陷入一陣沉默，只剩雨水撞擊地面、屋檐，以及排水管的聲音。望向曉晴，她盯著外頭人行道，濕漉的人行道，水流四竄。

「好啦，不要想那麼多，做就對了。」夏敏摟住曉晴的肩膀往身上靠。第一次與幾近成熟的女生親密接觸，體香還帶著微溫傳入夏敏鼻息當中，耳朵也不禁紅了。曉晴的身體很軟，夏敏突然發覺，彼此都已經不同於以前的稚嫩了。

曉晴只是微微讓開，卻沒有閃躲讓夏敏摟著。不多時，頭便靠在夏敏肩上，似乎還保留一絲力氣，半放鬆靠著，讓夏敏不必花力氣來支撐身體。

「家裡希望我認真讀書，然後找個正經工作。」曉晴頓了頓。

「我有跟你說過男友的事嗎？」曉晴突然一臉正色地問，夏敏搖頭，臉上表情略顯驚訝。

「我跟他是在網路上認識的，照片看起來很陽光，他真的是我的菜。」

「你不怕修圖？現在網路上的真偽已經讓人分不太輕了。而且，小心渣男。」夏敏小心翼翼地說到。

「不會的，他整體的感覺，並非修圖那樣。」曉晴將手機遞給夏敏，螢幕上的男生輪廓深刻，典型的帥哥樣貌。

「你們聊到什麼程度了？」

「改天再說囉，我還想再等等。」曉晴臉上微微一紅，掙脫夏敏摟在肩上的手。

雨未停，但大雨轉小，原先竄流的雨水也化做水痕般，只薄薄鋪在人行道、馬路上，偶爾細雨濺起小點印記，卻很快恢復平靜。等待近半小時的兩人終於按耐不住，趁小兩空檔離開，衝出騎樓將坐墊的雨水用手掃掉，在雨中騎行著，彼此都覺得新奇。

輪胎途經水面，划開長長的口子，夏敏感受短褲邊緣也被濺上水滴，兩滴輕微地落在手背、臉龐，甚至是頭髮，起初感受點點冰涼落在身軀，出現閃躲的念頭，然而，看著曉晴毫不在意的模樣，夏敏也漸漸享受當下的氛圍。

沒有規則、沒有束縛，一種對於現實的叛逆油然而生。這樣不會感冒嗎？去她媽的感冒。這樣，超不像女高中生？去她媽的刻板印象。還是我們乾脆停下來給雨淋？太瘋了，我還有一點理智。

曉晴騎在前頭，每次傳話都要歪頭向後吼叫，夏敏沒來由地笑出了聲，笑聲毫不收斂，曉晴也被逗笑了，或許，適才的壓抑的對話都隨著喊叫聲、嬉鬧聲，隨雨水一同沖進城市的某個排水孔。

雨還在下，衣服能夠擰出一桶水。

基隆河的雨尚未停，與家鄉不同，哄哩岸鄰近盆地邊緣，雲霧纏繞在山頭、半山腰，幾近觸手可及的雲煙，使雨景增添神秘感。晚上，神秘反而變成一種沉默的黑，山脈只是靜靜俯瞰著北投一帶的山城，興衰榮枯，雖與鬧區仍有一段距離，卻並非是無人煙，新北投、天母、石牌是鑲在這片土地上閃耀的珍珠，在黑夜當中仍有不少人間煙火。

夏敏只是靜靜坐在社子橋下的空地。

晚上的基隆河，河水呈現墨黑色，也像平滑極致的鏡面，純白色路燈點亮，延綿到轉彎處，相同的曲線印刻在河面，卻被點點雨滴弄糊，一時間鏡面也皺褶起來，抬頭望自行車道的路燈，墜在煙雨中，一排光暈隱晦在夜晚閃爍。

「如果是曉晴，一定會拿相機拍下來吧！」夏敏心想。

更多關於曉晴的回憶浮現腦海：只要破曉，就可以晴天囉，曉晴第一次跟夏敏自我介紹，還害羞地臉紅；與曉晴在老家巷弄的點點滴滴，兩人漸漸變熟，無話不談；下雨天，摟著曉晴柔軟的肩膀。

高三後，關於曉晴的消息都只剩聽說。

聽說，曉晴與網友出門，交往一陣子卻被拋棄，男生出軌並譏笑她純真的感情觀，為了彌補傷痕，或者內心的空虛，曉晴逗留在網路上的時間更多了。與不同的網友見面，甚至因此跑出小鎮，最後被家長發現斷絕一切網路來源。

夏敏極力不去想像曉晴受傷的模樣，或者，含著眼淚哭訴：他說過很愛我。夏敏選擇忽略，或否定這些聽說，如果曉晴已經不是從前的曉晴，夏敏還能夠是從前的夏敏嗎？

可惜，現在只能接受這一切。

在那些聽說後，再也沒有任何曉晴的消息，可能她羞於面對人，或者家長更為強勢的監督。高三大考即將逼近，夏敏也將這些煩惱盡與猜疑去到內心深處，像是完全丟棄過去自己一樣。

社子橋下的籃球場燈被點亮，媽媽的碎念又再耳邊響起。

「原本阿，我在菜市場買菜，看到一個非常像曉晴的人，我還仔細看了幾遍，臉有點像但肚子挺起來，我想了好久，也不能確定。」媽媽頓了頓。

「過了很久，有一次看到曉晴她媽，問了這件事，她媽眼神怪怪的，也支支吾吾不想回答。你關心一下她吧！」

「關心個屁！晴，你怎麼了？」夏敏突然有種衝動，想對沉默的河面大吼，用盡全身力量去喊叫，讓發紅發熱的臉龐更加滾燙，讓所有在球場上的人詫異盯向這裡。

盆地邊緣，在山脈寂靜地注視下，一位大學生如同女孩般在基隆河堤邊啜泣。雨尚未停，今晚是細雨。

「敏，你還好吧！難得你起那麼晚，陪我一起翹課嗎？哈哈。」穆庭身體半邊用手軸撐起，腹部以下還蜷縮被窩中。

「今天是星期六阿。」夏敏懶洋洋回答。

「我知道，故意鬧你的，最近看你有點心不在焉的，還好吧？」

「翹課仔竟然跟我提心不在焉？」

「每個人都有固定的生活模式，脫離他的生活模式就不好啦！我習慣翹課，所以就這樣囉。」

「歪理。」夏敏稍微撥正蓬鬆的髮，緩緩爬下床鋪。

簡單盥洗整理後，穆庭罕見邀約夏敏出門。

「你不用做報告嗎？」

「我們先去吃壽司，然後再去其他地方。報告丟一邊吧。」穆庭直接拉著夏敏手腕往外走。

鄰近捷運站有一間迴轉壽司，小間隔局只能容納二三十人。享用完壽司，兩人搭上捷運，由石牌站往台北車站的方向前進。

從捷運車廂內望出有風景可以觀賞。芝山站往士林站途經外雙溪，溪流並不寬敞，約莫三四十公尺，住家緊鄰水泥築起的河堤；士林可見繁忙的街道與緊湊的透天建築，士林與劍潭環抱出士林夜市商圈，小吃、衣物、手機飾品，在不同街道發芽生枝；劍潭與圓山間橫跨基隆河，河畔有舊台北兒童樂園，遊樂器材都已停擺，像定格的笑聲與快樂，一代人的記憶注定要被遺留在無人打理的荒煙蔓草中；圓山緊鄰台北美術館，而再往市中心走，便是黝黑的隧道，廣告牌與緊急逃生牌不時晃過眼前。

「所以，我們要去哪裡？」夏敏問。

「說實在話，我也不清楚。」穆庭聳肩，看似不在乎地回答。

「你不知道要去哪裡，還拉我出門。」

「不是每一趟旅程都有明確目的，有一次，我搭上紅線再轉藍線，連上捷運站都沒有，只是在月台、人潮間變換移動，又繞回原點。」

「歪理，而且那算逃票。」夏敏嘆口氣，沒有力氣去說服眼前仍睜大雙眼，永遠不按套路出牌的女孩。

「不然，我們坐到紅線最尾端，象山站。」穆庭猶豫片刻。

夏敏抱怨五月尾六月初的悶熱，討論過後，決定先於信義逗留。穿越四號出口抵達地面，高聳101緊貼眼前，需要幾近九十度的仰望才能將其納入眼底，強化玻璃透出碧綠色幽光，鱗片般包裹建築外層直至天際。兩人沒有乍到台北的興奮之情，反而對於建築產生突兀的不協調感。

「101就是資本主義的陽具。」穆庭嘟著嘴，斜視不斷拿手機、相機拍照的人群。

「好像有點道理。」夏敏雖然附和，卻把穆庭往室內拉，深怕下一刻又說出可怕的言論引起謾罵。

101內部大都為奢侈品牌，較為親民只有地下室美食區。搭乘手扶梯向上，兩人穿梭在高檔的專櫃間，用微乎其微的腳步聲，將Dior、De Beers、Gucci遺留在身後。四樓，空間豁然開朗，建築的鋼樑固定纜繩超過一個人能環抱的寬度，中間騰挪出四五層樓高的空曠區域，Louis Vuitton貴賓專屬區置中，簡易卻奢華的酒吧緊鄰，空氣中蔓延強烈的，金錢的賀爾蒙。

「來過101好幾次，但感覺幾乎相同，每次都彷彿在提醒自己，我是個窮人。」兩人相苦笑。

相較於北投、天母的平淡，信義更多的是眩目的感官刺激，宏偉的建築軀體震懾著土地。關於上流社會的傳說，藏在第六層至八十七層樓的秘密空間，是某個外商公司的總部，抑或商業巨擘的分公司，距離地面的遊客都已太遙遠。

太陽漸漸斜向西邊，島嶼之都，此刻正沐浴橙紅之中。

穆庭大口喘氣，雙頰也因為運動而通紅，對於平常鮮少運動的她而言，象山步道無止盡般，石梯以四十五度角重複著，延伸到視線盡頭。

「年輕人加油喔！」偶有登山客與兩人打招呼。

「謝謝。」穆庭掛起笑臉，假裝輕鬆地回答。

「加油喔！體力好好喔，你是這邊的居民嗎？」相較之下，夏敏的體力游刃有餘，還能與登山者聊上幾句。

熱風吹過，石梯兩旁矮樹叢同穆庭的身體搖晃。

「好累，到底誰說要來的。」穆庭一臉調皮地望向夏敏。

「不然，我們坐到紅線最尾端，象山站。」夏敏模仿著穆庭的語氣，穆庭只得克制早已痠痛的腹部，使之不因為喘笑而透不過氣。

不懈努力下，六巨石觀景台終於露出邊緣，木質觀景台眺望信義區，乃至於延伸出的台北城。101破土而出矗立在視野右方，伴隨附近幾棟高樓注視繁華的街道。盆地邊緣的山脈靜默，與數百公尺外的世界隔絕，兩人像是在真空之境，凝視天上不慎墜落在凡間的星空。

「在這個地方看101，感覺又不一樣了呢。」夏敏喃喃自語，依然望著眼前風景。

「是阿，象山夜景蠻常作為跨年煙火的拍攝地點，在新年倒數階段，這裡將排滿專業相機。」穆庭一邊言語，一邊拿出手機準備拍照。

「挺美的。」

「敏，之前說過你的興趣是攝影，為什麼選擇放棄相機？」

「我覺得，能夠紀錄就足夠了，照片是為了要記住當下的時刻吧。」

「確實，我認為過去與未來的事，都無法干涉，唯一能做的是把握與記得。」

「為什麼要突然間那麼嚴肅？哈哈。」夏敏擠出笑容，將手放在橫臥木質欄杆上。

「我覺得你最近心情不太好，可能跟你之前提到的高中同學有關。」

「哦！」夏敏若有所思盯著眼前不切實際的美麗。

若干秒後夏敏在遲疑中開口，將所有事情娓娓道來，從曉晴高一高二的美好回憶，慢慢建立起兩人的友情，至高三時的逃避與冷漠，最後得知她懷孕的消息。夏敏漸漸讓語速緩和，如同在述說別人的故事那樣。

象山因日落而陷入黑暗，零星路燈指引，鋪成一條光廊。

「讓我想想。」穆庭沒有給予即時回應，而是沉入思緒之中。從象山站至石牌站的車程是安靜的，兩人投身進入浮誇的世界，浮誇的世界用夜景來狂歡。

6 「敏，拿去吧！」穆庭突然從口袋中拿出兩罐啤酒，把其中一罐地給夏敏。.....

「敏，拿去吧！」穆庭突然從口袋中拿出兩罐啤酒，把其中一罐地給夏敏。

夏敏嚇了一跳，左手猶豫後接過啤酒。

「已經過了午夜十二點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還沒忘。剛才偷偷帶了兩罐回來。」穆庭打開鋁罐，發出與汽水類似的噴氣聲。

「以前，我討厭十八歲的自己，覺得沒有成熟到足以成年。二十歲也算交界吧！永遠都回不去十幾歲的青年時光。」

「英文裡，最多到十九還是teen結尾，表示青少年(teenager)。」穆庭繼續自言自語，夏敏則將啤酒放在桌面上，望著窗外沒有發出任何言語。

「我不想說服你快樂，或說冷笑話。但我想說三個故事。」

「嗯。」夏敏輕輕回應。

「我有朋友來自澎湖、金門、馬祖，與台灣島隔了一片海洋，但還是活得很好。我們時常會開玩笑，每次回家都是坐飛機。」

「第二個是，有同學的父親生病了，罹癌，家中經濟來源剩下另一方，目前還有一位國中大小的弟弟需要照顧。」

「第三件事，睡覺可以解決很多事情，某些哲學家、數學家會用睡覺來尋找靈感。」

穆庭說罷澄清自己不會發酒瘋，卻明顯有些微醺，爬上床鋪倒頭便睡。

「二十歲生日快樂！」手機傳來簡訊，夏敏禮貌性地答覆，卻第一時間回想起，因為今日出門而拖延的報告。情緒反而顯得略為焦躁。

夜晚的台北仍有凡人遊蕩，夏敏將鬧鐘調至早上八點，熄燈後鑽進被窩。

CONTACT US | mingzhu112team@gmail.com



Copyright© 2023 Mingzhu | All rights reserved